

## 【1】怎么不见黑天鹅

徐家汇公园位于宛平南路肇嘉浜路与衡山路交汇处,许多人都知道公园的汇金湖里养了两只体态优美的黑天鹅。平日里,它们时而在岸边的草地树丛里闲步穿行,时而像两只小船漂浮于平静的水面上,自由自在地游弋,或追逐游人丢给它们的面包馒头之类的食品。它们的黑色羽毛很紧实,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乌亮的光泽,长长的红喙前端有一小块白色的角质层,非常漂亮。每当它们张开翅膀扇动双翼时,几根大羽前端的白色羽毛在黑色衬托下分明鲜艳,这是它们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姿势。

2013年1月11、12日连续晴天,虽然还在冬季的“三九”时令,但阳光明媚,你知道此时两只黑天鹅在忙什么吗?套用前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临终前的名言——“巴甫洛夫现在很忙,正在死亡”——而“两只黑天鹅现在很忙,正在做巢呢”!

11日下午,我骑自行车外出,回家途中按原计划转到徐家汇公园小憩片刻。在汇金湖边走了一个来回,竟没有看到黑天鹅那熟悉的优雅高贵的身影。“湖里的黑天鹅还在吗?”我急切地询问穿制服的公园管理员。他漫不经心地用手朝湖边湿地上搭建的小房子指了一下,边走边说:“大概在房子里。”

我随即用目光仔细地搜索,但“扫描”了刻把钟,仍然没有发现两只黑天鹅。我转身悻悻地在景观天桥上踱步。此时天桥上往来的游客稀少,在厚木板铺成的桥面上一只只被游人鞋底磨得铮亮的道钉不断被我踏过。突然惊鸿一瞥,我在一棵白玉兰树底部的枯树叶堆上,看到了这一对惹人喜爱的黑天鹅!从离地面大约十厘米高的景观天桥往下看,两只体态肥硕的黑天鹅正在不停地衔着枯树叶呢。

一只黑天鹅匍匐在落叶上,它的身旁已有一圈厚厚的枯叶,树叶围的形状像巢窝。

我猜想这是一只雌性黑天鹅。它毛茸茸的颈部缓慢地向前后左右挪动着,红色的长喙一张一合把巢边的树叶聚拢在自己身边。当它衔到被游人随意丢弃的塑料袋、纸杯时,它会伸直颈部把这些废弃物扔到离巢窝远一点

1月11日,我专心致志地观赏两只黑天鹅,乐在其中。回家后,我把这难得一见的场景绘声绘色地告诉妻子,第二天,我俩迫不及待地结伴前往观看。我带着妻子,沿着那条熟悉的路线:从园区的大烟囱旁景观天桥入口往前走,大约七十步左右,在天桥左侧有一棵掉完树叶但初现花蕾的白玉兰树干下方,就看到它们的巢了。我俩乐滋滋地看了好久。

1月19号天气晴好,下午两点钟我骑自行车再次前往徐家汇公园。看见雌性黑天鹅匍匐在巢窝上,雄性黑天鹅陪伴在它旁边,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它们,两只红色长喙不停地整理自己的羽毛。

这是我家有一张珍贵的军用流通券,从父亲手中传给我,至今六十余年了。

这张军用流通券长13厘米,宽7.5厘米;正面图案长11.6厘米,宽5.6厘米。正面有一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军用流通券》17个繁体字,正中的图案中,有“一百元”3个空心的繁体字,表明该券的面值是100元。在面值的两旁,有两个图案,右边是炮兵阵地,左边的版面比较模糊,像是部队在行进中野餐的情景。流通券四周有花边,底边上有“1948”4个空心字。流通券的背面,有一个花边框,长10.4厘米,宽5.5厘米,框内从右至左的内容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佈告》(本军奉命解放华东野战军行所至军民交易一律使用本军军用流通券兹规定是:

一、流通券面额每拾元值稻米一市斤  
二、本军将来决照券面规定官价全部收回此券  
三、本军在可能时当随地兑换此券

仰军民人等一体遵照毋违此佈  
司令员 陈毅  
副司令员 粟裕  
政治委员 饶漱石

## 看黑天鹅筑巢

◆ 祁崇源



## 【2】它们工作并快乐

的地方(你看,连黑天鹅都讨厌这些垃圾)。

在离它约有一米远的树干后方,那只体型更大些的黑天鹅不停地忙碌着,粗壮的黑色颈部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妙的弧线。它的舞动频率比匍匐在树叶堆中的黑天鹅快多了。它不断用红色长喙把身边的枯树叶和细小的枝条尽量向巢窝的周围递过去。于是我猜想它是一只雄性黑天鹅,正在尽力履行自己的责任,为亲密伴侣构筑舒适的爱巢。

它们累了也会站起来挪动一下身躯。但那只雌天鹅每次离开厚树叶的时间较短,活动半径不超过半米。雄性黑天鹅溜达的时间稍长一些,运动半径比雌性的天鹅大得多,大约二米

## 【3】小天鹅多么可爱

为了给住在北京的长辈祝贺99岁诞辰,我在首都欢度春节至2月19日才回到上海。心中的惦记驱使我第二天下午就赶到徐家汇公园。疾步走到那个地方,发现原有的巢窝已被春天萌生的植物覆盖了。尽管只看到那两只成年的黑天鹅,但我与公园管理员交谈中得到了更丰富的信息:2012年9月,雌性黑天鹅就产下了6只蛋,它们在自然条件下轮流孵育,在2012年11月18日诞生了4只毛茸茸的小黑天鹅,可惜不幸夭折了一只。如今三

个月大的小黑天鹅每天上午10点左右会在固定的水域里嬉戏,小桥上有管理员巡视,防止黄鼠狼或野猫侵袭这三只幼小的黑天鹅。下午三点多钟管理员再把它们送到地下车库温暖的巢窝里。

2月21日下午一点钟左右,我带了面包和相机,在小桥边的水面上捕捉到三只小黑天鹅的身影。它们的形体呈现明显的“大中小”,可见同一位妈妈产下的蛋,但孵出的小天鹅却有相当的差别,这是每个个体基因有别吧。灰黑色的小天鹅们外形毛茸茸的,十分稚嫩可爱。我想,假以时日,它们的羽毛也会乌黑发亮,像它们的父母亲一样漂亮!

左右。相互厮守终身是黑天鹅的天性,它们工作时也保持着这种亲密的距离。两只黑天鹅偶尔还会相互靠近,用它们柔软的颈部朝对方轻轻地碰撞、交缠,表达相互的柔情蜜意。它们N次弯曲伸展决无雷同,像两根指挥棒正在演绎一首有关黑天鹅生命延续的华彩乐章。

雄性黑天鹅为了能衔到远处的树叶,把巢窝铺得更厚实,时不时用力伸直颈部,这一伸大约可达90厘米长呢。工作之余,它偶尔停下来,转过头端详着雌天鹅,似乎在告诉对方“我干得不错吧,我会用一生来实践自己的诺言”!

尽管公园管理者为它们搭建了能遮风挡雨的小木屋,每天在小屋外还放置新鲜的食物,但是黑天鹅的基因密码让它们决定在露天条件下搭建自己的舒适巢窝。

## 儿子的婚房

◆ 夏伯年

同事老李让出三室一厅的房子给儿子结婚,自己老两口在附近租了一间房,老李说:“这样,儿子媳妇可以在我们这里搭伙,平时我们还可以经常帮他们打扫房间……”我心里暗暗叹息:这么大的房子容不下两位老人,既要出去租房又要回来“打工”,真是连“居家保姆”都不如啊!

儿子结婚前,妻子曾问我:“老房子还没有拆迁,现在我们住的也只是两室两厅,儿子结婚了,我们是回老房子住,还是像老李那样另外租房?”我说:“儿子结婚,为什么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呢?别忘了,当年我们结婚,也和父母挤住在一起,是在8平方米阁楼里结婚的!”妻子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还翻这个老黄历?”

我对妻子说:“翻翻老黄历才不会忘本嘛。你还记得吗,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买房的?”妻子说:“怎么不记得,你妈总是唠叨,要我们自己买房,我们是为了争口气呀。”我说:“就是嘛,如果不是母亲的唠叨,我们还在老房子里‘济济一堂’呢!我们要让儿子知道,他的婚房也是过渡的,几年以后,再让他们自己贷款买房,我们可以用老房子出租的钱赞助他们首付,这样,他们也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学会精打细算过日子。”

妻子说:“人家都说:生女儿是招商银行,生儿子是建设银行,为儿子准备房子是天经地义的嘛!”于是,我又给妻子讲了一件事:

我有一位朋友,他竭尽全力为儿子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婚房,自己老两口也是出去租房。然而,儿子和媳妇误以为这套房子已经属于自己的了,逼着父母将房产证改成小两口的名字,我这位朋友没有同意。于是,小夫妻为此经常吵架,两代人之间矛盾不断,已经到了闹离婚的地步。为了息事宁人,我这位朋友打算妥协让步……妻子听了这个故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喃喃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

那天,我问儿子:“你的女朋友是否愿意与我们同住,这可是试金石。如果她不愿意,说明这个女孩可能不太好相处,你要自己把握。”儿子说:“老爸请放心,第一,我结婚是暂住你们的房子;第二,我也会像你一样,自力更生贷款买房的!”我很欣慰,看来,儿子是理解我这番苦心的。

现在,儿子结婚后和我们住在一起,四个人住两室两厅虽然不宽敞,但每天其乐融融和睦相处。儿子和媳妇说:“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当然,我在这里也要感谢通情达理的亲家。

## 一张军用流通券

◆ 周德棠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

日)提起这枚流通券的来历,还有一段生动的故事。1949年5月,大地生机勃勃,春意盎然,上海人民盼呀盼,

五月中旬的一天,黎明,母亲轻轻地把我们一一叫醒:“快起来!快起来!解放军来了,护塘公路好多好

多钟。这时,一阵军号忽然响起,队伍立即向护塘公路两边疏散,开始就地煮饭。不一会儿,家家户户门口,聚满了汗流浹背的战士。有的拿了水桶帮乡亲们从河里提水,有的给房东打扫卫生,有的给军马饮水喂料。炊事班的同志忙于向各班收集米袋子中的大米,倒在一起煮饭。我见他们没有炒什么菜,只煮了一锅黄豆,不过他们吃得很香。

连部就设在我们家里,母亲见几个“当官的”和大家一样,也没有什么菜吃,就急忙到客堂里端了一坛面酱,削了些莴笋、黄瓜加上姜片,凉拌后,送给他们当菜吃。一位大家都称他为“指导员”的同志一边表示感谢,一边让司令员给各班送去一碗,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不一会儿,军号又响起,部队收拾好行装,准备继续出发。临行前,司令员向我父亲付面酱和菜钱,我父亲非常恳切地说:“你们打仗这么辛苦,没有菜吃,这么一点面酱,怎么能收你们钱!”两人相持许久,父亲坚决不

收。司令员说:“老乡,对你们的支持和关心,我们已经很感激了,钱一定要收下。”我父亲无奈,沉默了一会,佯装收下,但趁司令员不注意,悄悄地把钱又塞进了他的挎包内。

第二天一早,父亲一开门,突然掉下一个东西——一张纸条里包着这张“军用流通券”。纸条上写着: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面酱钱请查收,谢谢!

据说,天黑以后,司令员发现了挎包里的钱,于是急匆匆从前方的宿营地骑马赶过来,将钱塞进我家的门缝里。我爸拿了钱和纸条,面对宅上的长辈和邻居们说:“解放军,爱人民,真正是人民的子弟兵。上海马上就解放了,我们有希望了!”

这张军用流通券,生动地印证了我军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也充分反映了我军纪律严明,艰苦奋斗的本色。

1951年,父亲亲自送我到南汇参军,随即我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保家卫国。从此在部队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到退休。有时候,我会把这张精心保存的军用流通券拿出来仔细观摩,它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承载着我们全家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